

共匪的指責頗有根據，但蘇俄在歐洲共黨會議中，也并非完全失敗。第一，俄共對召開世界共黨會議，早已改採漸進方式，全歐洲共黨會議能够舉行，也就是一項成功。第二，會議聲明中關於歐洲問題及共同的鬥爭策略方面，都符合俄共的當前路線。第三，根據蘇俄的廣播，聲明還指出：「最近幾年的經驗證實了共產黨人提出的關於世界大戰不是不可避免的，以及世界社會主義大家庭、國際工人階級、民族解放運動，反對戰爭的各國和一切愛好和平力量的聯合努力，是能够防止世界戰爭的論點的正確性」(註一二)。這就是打擊共匪理論而宣揚俄共的主張。

儘管共匪指責蘇修大搞「歐洲緩和」是「出賣越南人民的又一罪證」(註一三)。阿共抨擊「所謂『歐洲安全』就是乞求和平」是「蘇修集團及其追隨者已向美帝和歐洲反動資產階級徹底投降」(註一四)。但蘇俄仍稱聲明中關於歐洲安全問題的各項要點為行動綱領，並於五月五日在聯合國發「爭取歐洲和平與安全」的聲明全文，以配合它的歐洲政策，爭取宣傳上的優勢。這也將是歐洲共黨當前的鬥爭目標。

歐洲共黨會議已有六個共黨缺席，全世界共黨會議又談何容易？而且，即在十四個共產國家中，除了南、羅之外，匪、阿固然是堅決反對，北越、北韓、古巴是否願意出席擬議中的新的世界共黨會議，公開表明其親俄反匪

馬共與馬來西亞的反共

王覺源

繼香港、九龍左派份子製造暴亂之後，中共匪幫在東南亞地區所發動策應港九事件的暴亂行動，以馬來西亞地區，最為頻繁。我所說的馬來西亞地區，不限於現在的馬來西亞聯邦。包括馬來亞、新加坡、砂勞越、汶萊(婆羅乃)、沙巴(北婆羅洲)。現在除沙巴州潛伏於印尼邊界的共產份子，還亂後待整，不易找得暴亂機會；與汶萊共產份子，靜極思動，尚在徘徊之外；其他三個地區，則已進入了暴風雨的邊緣。馬來西亞的首都吉隆坡，前月上旬，曾連續發生過類似港九的暴亂，規模雖不太大，也幸被當地政府壓服了；但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現在不但吉隆坡暴亂的死灰，已經復燃；其他各地，也正在醞釀或爆發了共產份子的陰謀暴行。誠如馬來西亞首相東姑阿都拉曼指出：「他們的活動方式，都是一樣的，最先在澳門，然後在香港

的立場，也仍然是一項疑問。不過，俄共不會放棄此一企圖，它仍將繼續宣傳歐洲共黨會議的成就，介紹各國共黨有利於該項會議的評價，為未來的世界共黨會議製造輿論。而會議的實際召開，恐怕尚須更多週密而慎重的努力。

註一：根據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朝日新聞」載「蘇維埃紐司」東京電轉譯。註二：一九六七年五月三日「朝日新聞」載，美決撤退駐西德美軍三萬五千，英擬撤退五千人。註三：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每日新聞」載合衆國際社倫敦二日電。註四：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每日新聞」東柏林十八日美聯社電訊。註五：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每日新聞」布加勒斯特七日南斯拉夫通訊社電訊，及八日英國電台遠東站廣播。註六：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朝日新聞」。註七：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人民日報」觀察家文章：「歐洲新工賊的破產」。註八：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阿共「人民之聲」報，發表以此為標題的文章。註九：同註六。註一〇：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莫斯科華語廣播「毛澤東分裂主義者的新的破壞行為」。註一一：同註六。註一二：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莫斯科華語廣播「歐洲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的聲明」。註一三：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人民日報」。註一四：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阿共「人民之聲」社論：「卡羅維瓦爾叛徒會議說明了什麼問題」。共匪「人民日報」會於十三日摘要譯載。

現在在馬來西亞，甚至在新加坡」。

根據最近幾天來(六月二日至六日)外報的報導：六月二日，馬來西亞南端新山、首都吉隆坡、馬來亞第二大城市麻六甲、西北名勝地區檳榔嶼及肯帕等地，左翼示威份子，佔領戰略據點，與當地警察直接衝突。三日，新加坡共黨，指揮該地左翼政黨——社會主義陣線——的羣衆示威，高呼口號，反對政府，攻毀了美國大使館，焚燒汽車，並搗破一家餐館。六日，新加坡市三個地區，示威份子與警察發生衝突。新加坡內政部與國防部，都指出是共產份子掀起的暴動，企圖把新加坡左派工會與馬來西亞左翼黨派、工會合流。五日，砂勞越第二省英基里利的雙岸地埔吉地區，共黨蠢動，與當地保安部隊衝突，這還是一九六五年(是年六月古晉暴亂)來的第一次。總之，馬來

西亞地區，原是一塊比較安定的土地，共產種子，雖早已落土生根，但尚無危害於根本。現在示威暴動的序幕既已揭開，多少還會要出演幾幕，不論是惡劇或悲劇。這地區的政府和人民，如以亂小而而不防，迅圖有效的對策，則星星之火，實可燎然，繼續蔓延擴大，將為不可幸免之事。因為這些示威暴亂，不但是當地共黨和其同路人有計劃步驟的陰謀活動，還有國際共產黨——特別是中共匪幫作背景，所以馬來西亞東姑首相一則說：「這些不法行動，是奉了外來的命令」；再則說：「最近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各地所發生的示威暴動，『中共之手』已幾乎可見」。認識可謂最為明白。

國際共產勢力，向馬來西亞地區的移植，為期甚早，遠在一九二〇年。當蘇俄革命以後，共產主義向西方發展受到阻撓，乃轉移目標於東方的落後國家，如中國、印度、東南亞諸國，都是列寧當時所選擇的對象。就在此時，也招致了許多馬來亞、新加坡的青年，前往莫斯科東方大學，加以共產主義與共產黨技術的訓練。這批受訓學生，回國以後，乃於一九二五年，開始組織所謂「馬來亞共產黨」，展開宣傳和組織活動。其時，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立數年，亦本所謂先進的資格與經驗，直接指揮馬共，從事地下秘密工作。一九三一年，馬共才正式宣佈成立。中共與馬共的關係，可說是從馬共有組織活動開始，就已締下良緣。簡直可說：馬共不啻是中共的一個支部。一九三四年，中共指揮馬共以勞工團體為外圍，開始公開活動，利用機會，示威遊行，並大舉放火破壞，已成為馬來社會一種可怕的東西。一九六三年，中共匪幫因歷次暴動失敗，逃竄陝北，已近沒落階段，自顧不暇。馬共則成立一個所謂「統一指揮委員會」，由華人、印人、馬來人各一人組織之，與蘇俄共產黨直接發生聯繫，聽命於俄共。中共匪幫自慚形穢，亦自然不能與俄共爭取馬共的領導權。一九三七年，中國與日本的七七抗戰發生，中共利用機會，死灰復燃。馬共則一方利用援助中國抗日為名，籌募捐款，匯寄延安，接濟朱、毛匪幫。一方積極展開外圍組織的活動，如「馬共青年團」、「馬來亞總工會」、「馬共糾察團」、「馬來亞民族解放委員會」等，都在馬共掌握控制之下。並利用所謂「統一戰線」的陰謀策略，潛入「華僑籌賑總會」、「華僑抗敵後援會」和其他民衆團體，竊取領導。這時中共匪黨，已在所謂「國共聯合抗戰」口號之下，藉名抗日，陰謀發展，勢力已經相當擴大。馬共與中共的關係，復漸密切起來。此時俄共，亦欲將朱毛匪徒禍國殃民

的經驗與顛覆手法，輸入馬來亞地區，順理成章，馬共又被朱毛匪徒所牽制領導。一九三九年，馬共亦採用了「中共與政府合作的陰謀故技」，宣佈與英政府合作（其時馬來亞尚屬英國統治），取消暴動政策，成立所謂「馬來亞人民抗日軍」(M.P.A.J.A.)，隨即發展為八個中隊，共有六千餘人，亦如中共匪幫的所謂「解放軍」。馬共從此有了武裝組織，如虎添翼，陰謀顛覆的野心行動，也就開始於馬來地區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侵略勢力，迅即發展到南洋，便給了馬共一個絕好的發展機會。所謂「馬來亞人民抗日軍」，亦得到很大發展，他們以殘破的武器，與日軍在森林中進行所謂遊擊戰，也和中共匪軍一樣：「祇襲友軍，不打日軍」，經過三年八個月之後，馬共勢力，已散佈到全馬來半島。一九四五年，馬共會向馬來亞英政府，提出九項要求：在擊敗日本之後，要建設「馬來亞共和國」，並承認「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為國防軍。迨日本對民主國家無條件投降以後，馬共所領導的「人民抗日軍」，迅即另作陰謀佈署，竄入山林，一面接收收日軍武器；一面擴張佔領地區。一九四五年冬，英軍重登馬來亞土地，當被馬共軍隊所阻。馬共終以自己尚非英軍之敵，接受了當時中國駐吉隆坡領事的調停，由英人資遣解散。馬共一面坐收英人的遺資，偽裝復員；一面則將軍械送藏深山，在各城市遍設馬共分支部；因此時馬來亞英政府，為安撫戰亂，已經承認馬共為合法政黨。同時，馬共復助當地華僑，組織許多政黨；鼓勵馬來人，先後組織許多社團和政黨；如「馬來國民黨」(M.N.P.)、「馬來青年團」(A.P.I.)、「馬來亞民主同盟」、「泛馬商業聯合會」、「馬來亞民主協進會」(M.D.U.)等，暗中操縱指導，向英國展開政治攻勢，企圖把英人逐出馬來半島。為擴大聲勢起見，並與英、法諸國共產黨取得聯繫。如一九四七年二月，英帝國共產黨在倫敦舉行大會，馬共派遣代表出席，華人有伍天旺、印人有巴冷(R. Balan)、馬來人有拉西(Abdul Rashid Bin Ali)三人參加。自此不但馬共已具相當力量，而中共匪幫之控制馬共，亦有了相當基礎。

在中共匪幫與馬共之陰謀策劃下，馬來國民黨是在一九四五年十月產生的，由巫人巴哈努丁領導，消極反共，積極擁共，主張：「民主主義、改良主義、進行民族獨立運動」。這正投合了當時馬來亞上下之所好；也是共匪所謂：「落後國家革命，必有的過渡」。馬來亞人民，在這一浪潮推動之下

，隨即有「馬來亞婦女協會」等六十七個民族黨團，陸續出現。共匪仍利用其故智和一貫手法，復發起成立所謂「馬來亞人民聯合陣線」。這所謂「聯合陣線」，後來增加到有七十二個單位。他們的主要綱領：是星（新加坡）馬統一；中央政府和平州參議會，由民衆選出；馬來蘇丹，應通過民選的州議會，向人民負責；給予各民族以平等的公民權；給予馬來人特殊權益等。在「馬來國民黨」組成之後未久，代表各民族所謂進步的人士，也組織了「馬來亞民主同盟」，爭取馬來民族獨立和解放。它與「馬來亞印度國民黨」、「全馬職工聯合會」及「全馬各州婦女聯合會」等，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曾召開所謂聯合會議，成立一個所謂「全馬各族政治行動委員會」(U.M.N.O)。倡「馬來是馬來人的」論調。重要綱領，爲星、馬統一；全馬中央立法機構，由普選產生；建立負責自治政府；凡以馬來爲其永久家鄉並對之效忠者，應有平等的公民權。這兩個政治集團，自中共策動馬共發動武裝鬥爭以後，乃趨停頓。其他如「退伍同志會」與「馬來亞新民主青年團」，被宣佈爲非法組織，「民主同盟」亦被勒令解散。從此，一切左傾團體和共黨組織，遂潛入地下及農村活動，利用橡膠園及農莊爲活動根據地；利用廣大森林地帶及橡膠園，作游擊掩蔽地帶。隨處製造暴動，亦如中共匪幫於民國十六、七年，在中國的做法一樣，成了馬來亞心腹之患。

很顯明的，中共匪幫策動馬共的顛覆政策，是失敗了。馬共叛亂的工作，亦不得不轉入「橡園戰術」或「森林戰術」的新階段。此時英國正規軍隊，開始撲剿馬共，但因貪生怕死，不願積極作戰；同時也不慣於「山地」「池沼地帶」的游擊戰，以致常遭損失。而馬共自一九四八年六月，開始叛亂以來，一直在「亞洲情報局」統一指揮之下。五年餘來，雖僅數千不滿萬衆的馬共，所造成禍亂的事實，已經相當可怖。英政府不僅每日平均要支出十五萬美元的軍費，而軍警、平民之被殺、失蹤與傷殘者，已近五千人，其中三分之二爲華人。大部華僑，原來僅不同情馬共，現在則轉仇恨於馬共，時有反共的行動的發生。英人糊塗，不察真實內情，乃專利用馬來人作警察，仇視華人，屠殺無辜。直逼人民走上梁山、投奔森林中的馬共。英政府之失策，誤將簡單的反共戰爭，變爲複雜的民族爭端。一方則造成馬共勢力日益坐大；一方則自毀了反共團結的長城。馬來亞反共之遭一損失，英人實屬責無旁貸。經此一段不幸事故之後，由一九四八年六月至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便

造成整整五年的馬來亞全面騷亂之局。英國駐馬高級專員葛尼爵士被害以後，馬來亞更進入了「緊急狀態」。隨經英國馬來亞高級專員鄧普勒和英國東南亞高級專員麥唐納的共同努力，一方安撫各族人民，漸次收得民心的歸向與合作；一方對馬共由全面圍剿，以至於糧食和經濟封鎖；才收得了剿共效果。馬共要求自新投降者很多；但頑固不化的馬共份子，則仍始終以叢林地帶作根據地。當時未完全予以撲滅，也就成了今日馬來亞西地區的禍根。

馬來亞的共產禍害，星星之火，勢成燎原，本爲預料中之事。主要原因，是由於英人與馬來人，一爲對共產黨缺乏認識；一爲因循敷衍和採取對策的錯誤。英國雖調大軍鎮壓，不但無法將之消滅，反促其勢力擴大。再經英、馬、泰五年的圍剿，還是留下了叢林馬共的巢穴，遺害於今日。我們對馬共這段生長、發展與其禍國殃民的敘述，不僅在使世人對馬共醜惡歷史，有所瞭解；尤在提高世人對馬共今日的作法有所警覺。上述事實告訴我們：第一、馬來亞過去對馬共鬥爭之激烈，情形不殊於中國過去之剿共戰爭。第二、就馬共之組織、活動情形上來看，完全是朱毛匪幫一套的翻版，而且是中共匪幫在幕後所操縱指使的。第三、馬共之指揮者，有俄共與中共；馬共之參加者，有印人、華人、巫人；證明馬共完全是一國際性的組織。第四、政爭能進入武裝鬥爭階段，證明馬共組織嚴密，並已深入民衆下層。第五、馬共巢穴未毀，活動未息，一有機會，隨時可以爲害。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應該是今日馬來亞政府和人民嚴重的歷史教訓，今後如何對抗中共和馬共的活動？似亦不待智者而後明。

自一九三一年來，馬來亞各地，經濟已呈不景氣象。加之英政府以違反「馬來土地保留法」爲藉口，人民被迫失業，達五十萬人左右。這數字，在馬來亞當時六百萬人口中，是大可驚的。同時，大戰以後，馬來人眼見菲律賓、緬甸、印度、印尼、錫蘭、越南，都紛紛獨立自主。益以中國大陸之淪陷於共匪。前者，是馬共有利可乘的機會；後者則給了馬共以莫大鼓勵；加以馬共當時的主觀條件，也有了冒險犯難的相當力量。一經國際共黨的策動指揮，自然一發而難於收拾。自一九四八年發動叛亂開始，即以叢林山地作巢穴，從事游擊作戰，英人初莫之奈何！馬來亞獨立（一九五七年）伊始，才致全力於撲剿。據馬來亞政府一九五八年的統計，馬共原爲一萬五千餘人，經痛剿之後，隱匿山林者，約一千三百人，已成強弩之末。不過馬來地區，到處

都是原始森林，森林之中，視線不能超過三十碼以外，又有高山沼澤的掩護，明暗相對，馬共實佔了地形上的優勢。加以共產黨一貫戰略，每在軍事受挫之際，便偽裝投降或和談，以圖暫時喘息，便於再舉。馬共的作法，亦未例外。馬共總書記陳平，爲一神秘的死硬人物；副書記鴨都拉斯地，亦陰險狡猾之徒，現仍主持酋塞，經營再舉。中共匪幫，當年經我政府多次圍剿，竄至陝北後，已奄奄一息。終於利用了中國抗戰機會，擴大叛亂，始有今日的狂暴。馬來亞政府雖已明知：「共產黨對於馬來亞聯合邦形成嚴重的威脅，國際共產黨、中共、馬共，在星馬的顛覆陰謀，並未因其挫敗而稍息」，（一九五八年白皮書），却終無「除惡務盡」的決心。十年以後今日之患，亦實咎在當日肅共之未能澈底。

馬共今日之從事暴亂，一是挑撥馬來人痛惡殖民統治的仇恨心理。現在馬來亞雖已與砂、沙兩邦聯合，成爲獨立自主的國家；但實際情形，英人猶有極大權力。馬共故仍未放棄此一圖謀。二是煽動華僑受盡歧視迫害而起的不平情緒。最近十年來，在星、馬、汶、砂所發生的華巫衝突事件，亦無不起因於此。總之，馬共這兩項陰謀，將仍是他們製造暴亂的不二法門。今日馬共勢力，亦不限於森林範圍，其組織已遍佈於各大城市。最近月餘來各地暴亂之發生，即可爲之充份證明。不僅此也，馬共武裝力量，在國際共黨支援之下，亦在不斷充實。在山林地帶，且有飛機場的建築。據泰國當局五月的報導：「泰馬邊境森林中，確有共產黨的祕密飛機場，……相信馬共所獲得的外援接濟，多半係由飛機運送。……祕密機場，雖在泰境；但距馬境很近。……直昇機偵察泰馬邊境，發現馬共很多營寨」。這原是大馬政府和國際人士將信將疑之事，現在則已完全證實了。所以馬共在馬來西亞區域，確已有了叛國作亂的資本，不過祇待有利的機會而已。目前在各地所發動類似港九的暴亂，祇是暴雨前的雷聲而已。在未獲得有利機會，擴大叛亂之前，發動各地暴亂的目的，應援港九事件，實還在其次。主要的，則在威脅大馬政府屈服，接受其若干要求。因爲他們自知尚難達到顛覆目的。亦如共匪不敢佔領港九，對香港政府所施威脅和要求一樣。這從他們目前的戰略，可以看出來：一、爭取合法地位，掩護非法鬥爭；二、建立人民民主聯合陣線，進行滲透顛覆；三、暗中控制合法政黨，從事選舉及議會鬥爭；四、支援左翼政黨競選，建立政爭中的友軍；五、挑撥華巫矛盾，煽惑學生及農工，製造社會不安；六、煽動擴大勞資糾紛，積極展開組織；（最近大馬政府所獲

馬共祕密文件）。馬共這套作法，與中國抗戰時中共匪幫的活動情形，亦大體類似。當前的暴亂，也算是颯風前的訊號。馬來西亞地區的政府和人民，目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作法，亦實在是不夠的。

如何才是對抗馬共的有效對策？必須首先瞭解馬來西亞地區的社會，現在還有許多死角存在：一、文化落後，大多數人民知識幼稚，對於共產理論和組織，沒有認識能力，易受共黨的宣傳、煽動、挑撥、離間。二、經濟未開發，大多數人生活痛苦，一經馬共麻醉、鼓動，易走極端。三、社會組織脆弱，赤色毒素，最易滲透。四、民族複雜，缺乏團結，共匪的民族主義，容易播種；民族糾紛，容易掀起。五、中立氣氛，仍未根除，最易被共黨所利用。凡此五者，都是傳染共產邪說的媒介，滋生共產組織的溫床。美國前國務卿杜勒斯曾說：「我國（美國）尚且不能阻止共黨的滲透，便可想見這些亞洲國家處境的困難」，（見其和平或戰爭一書）馬來西亞地區的情形，正是如此。如果這地區這些死角不能消滅，結果將不免如巴爾德（英國國際問題研究專家）所說：「除非有一個有效的對抗權力出現，否則東南亞的赤化，最多不過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而已」。因之，就今日整個東南亞而言，撲滅赤燄，真是迫不及待的問題。就馬來地區而言，所謂「有效的對抗權力」，那就全靠「馬來西亞中央政府」堅強的負起責來。今日馬來西亞的首相東姑拉曼先生，是一個有魄力，精明幹練、高瞻遠矚的政治家，且有抵抗共產主義的決心。對於撲滅目前馬共暴行的言論和行動，我們在報紙上，雖可見到一些；但對反共的根本政策主張，却仍未見有具體的公開的言論或文件發佈於世界。我們認爲今日自由世界對共產世界的鬥爭，決無妥協的可能，也無可以投機取巧的中立餘地。馬來西亞既絕不可能傾向於共產陣營，亦絕不容許其有中立的可能，唯一的生存和發展大道，就是澈底的反共路線。既祇有這條路可走，那末它的反共有效政策：一、必須與民主國家更進步的密切攜手合作。二、一切內政設施，力求各民族待遇之真正平等。三、加強政黨團結，鞏固民主政權。四、積極發展經濟文教建設，安定人民生活。五、制定安全法令，設立安全機構，確保國境安全。六、制定馬來地區各國與各州的聯防剿共辦法。七、揭破馬共以民族主義爲掩護的叛亂陰謀。八、採取緊急行動，逮捕顛覆份子，嚴加處分。如此消極與積極兩種政策，同時並進的推行，實兼有弭亂於未萌與求治於永久的效果。東姑拉曼首相，是一位賢能的各族的共同領袖，受民付託之重，明智之謀，希望早能及此！